

道光十九年刊

淮揚水利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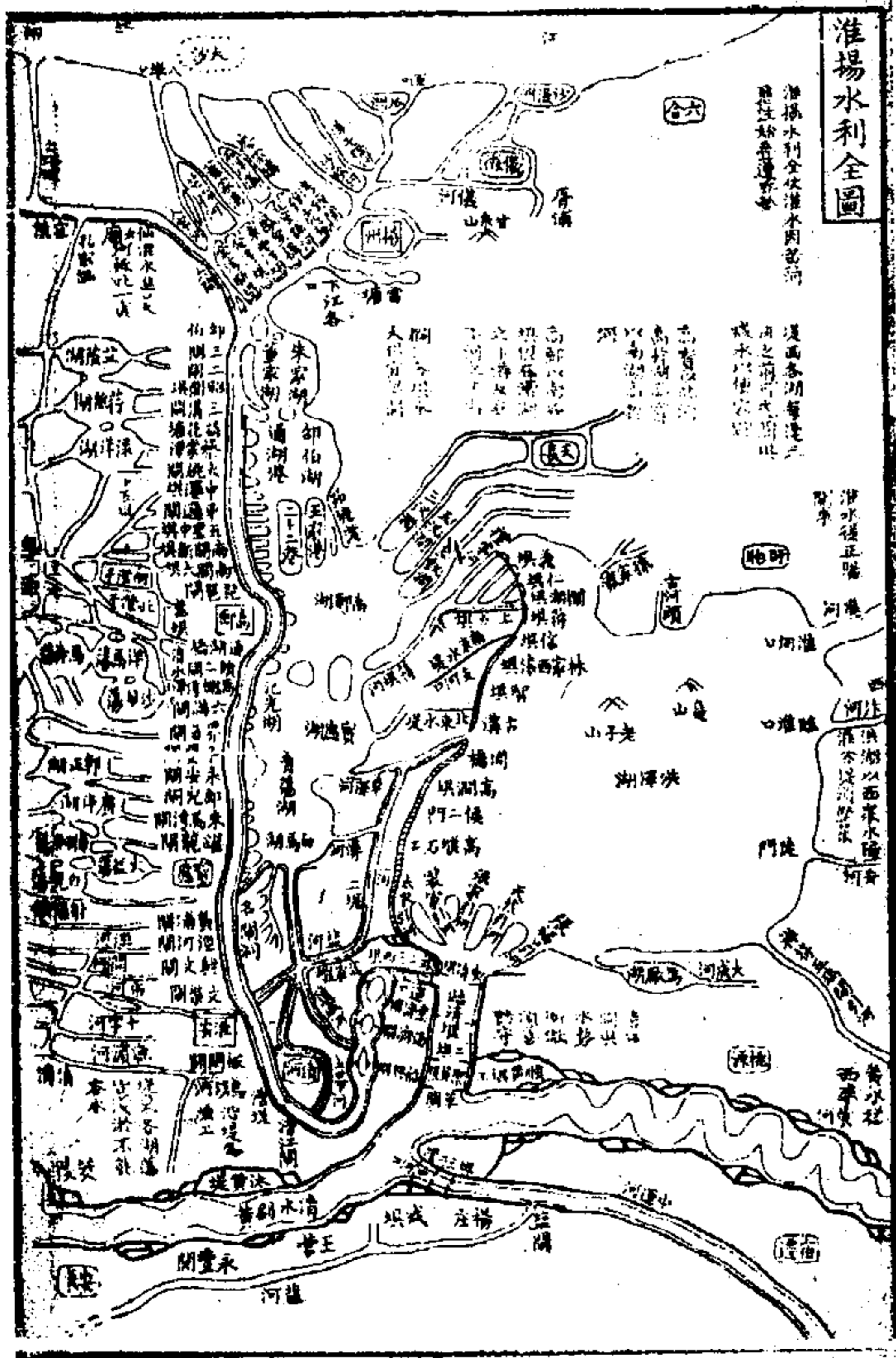
西園藏板

淮揚水利圖說

東亭馮道立務堂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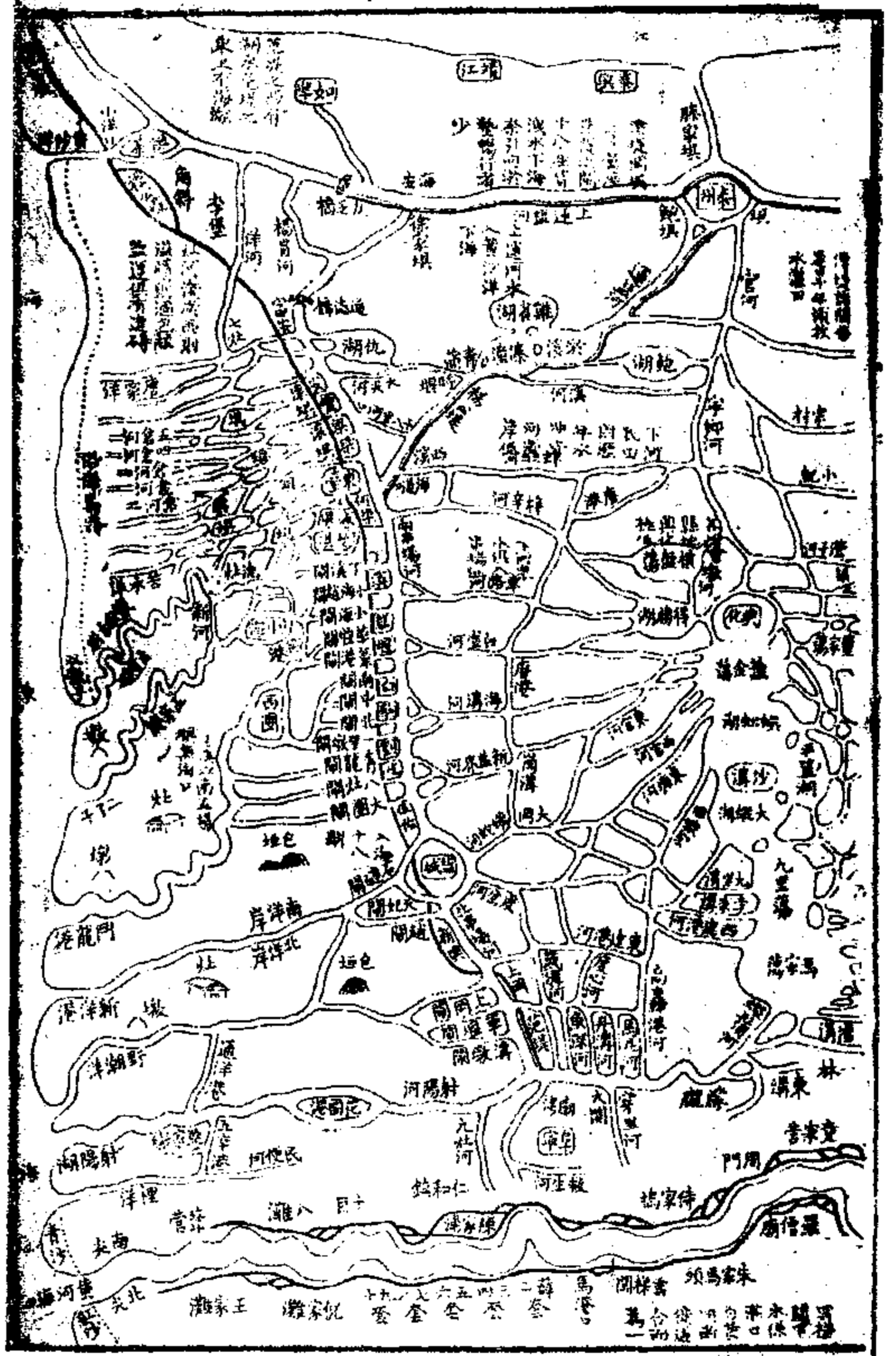
目錄

- 淮揚水利全圖
- 淮黃交匯入海圖
- 禦壩常閉水不歸黃沿江分洩圖
- 漕隄放壩下河築隄束水歸海圖
- 漕隄放壩水不歸海汪洋一片圖
- 東臺水利來源圖
- 東臺水利去路圖
- 東臺楊隄加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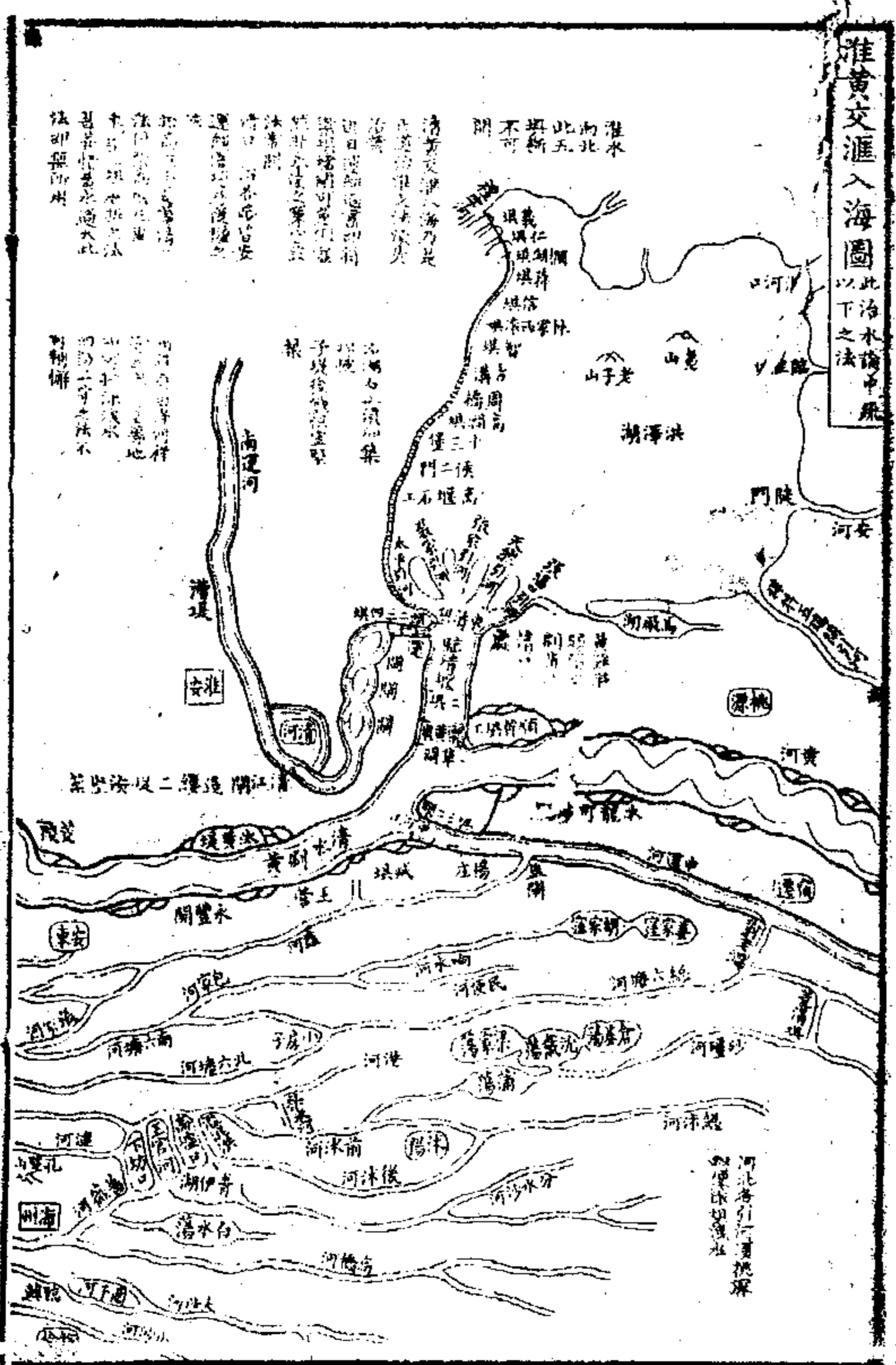


淮揚水利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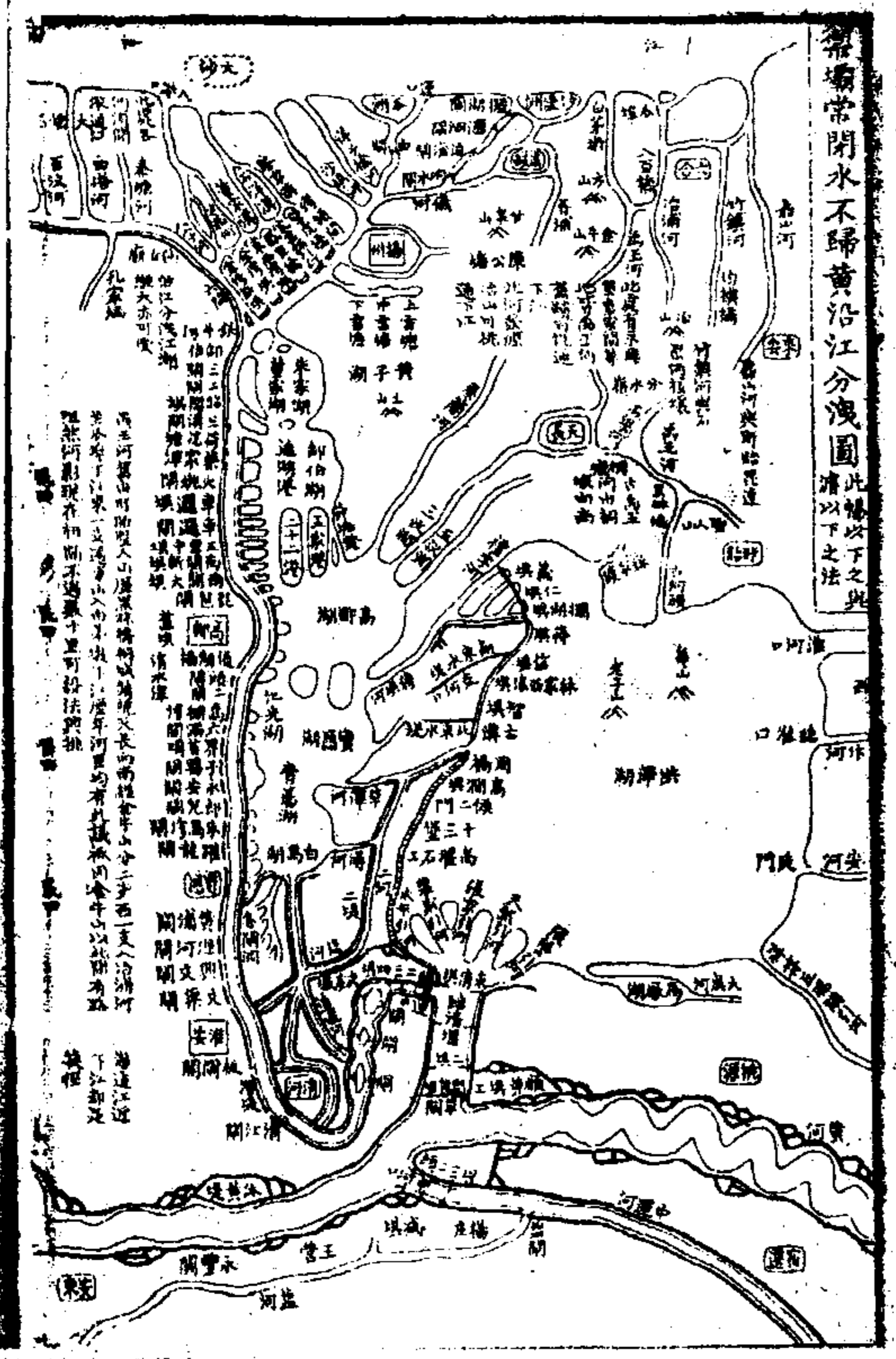


淮揚水勢四瀆中江淮河已有其三淮水發源於豫之胎
 簪歷七十二山河齊集於山陽之高堰其在北者與黃同
 入海在南者與高寶諸湖共入江若夫由昭關車邏等壩
 向東者乃江海路塞姑假道於民田也余昔著淮揚治水
 論分四路下水法無非順其就下之性專以不傷民田為
 主但測蠡之見未知可許問津茲緣本學祝補齋先生關
 心水利命具各圖以獻爰繪總圖於前餘圖附後倘見者
 教而正之則芻蕘一得或亦有資於採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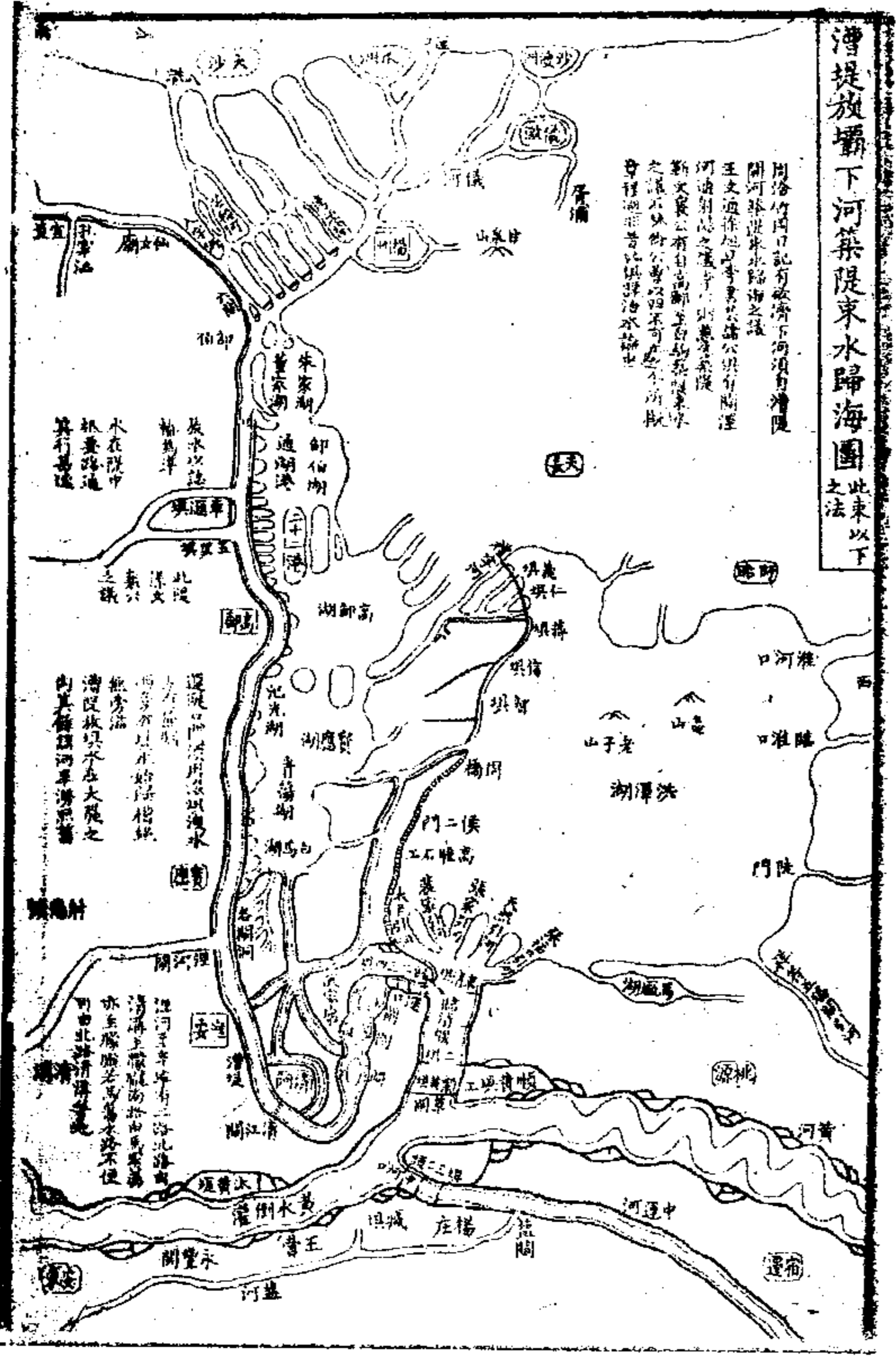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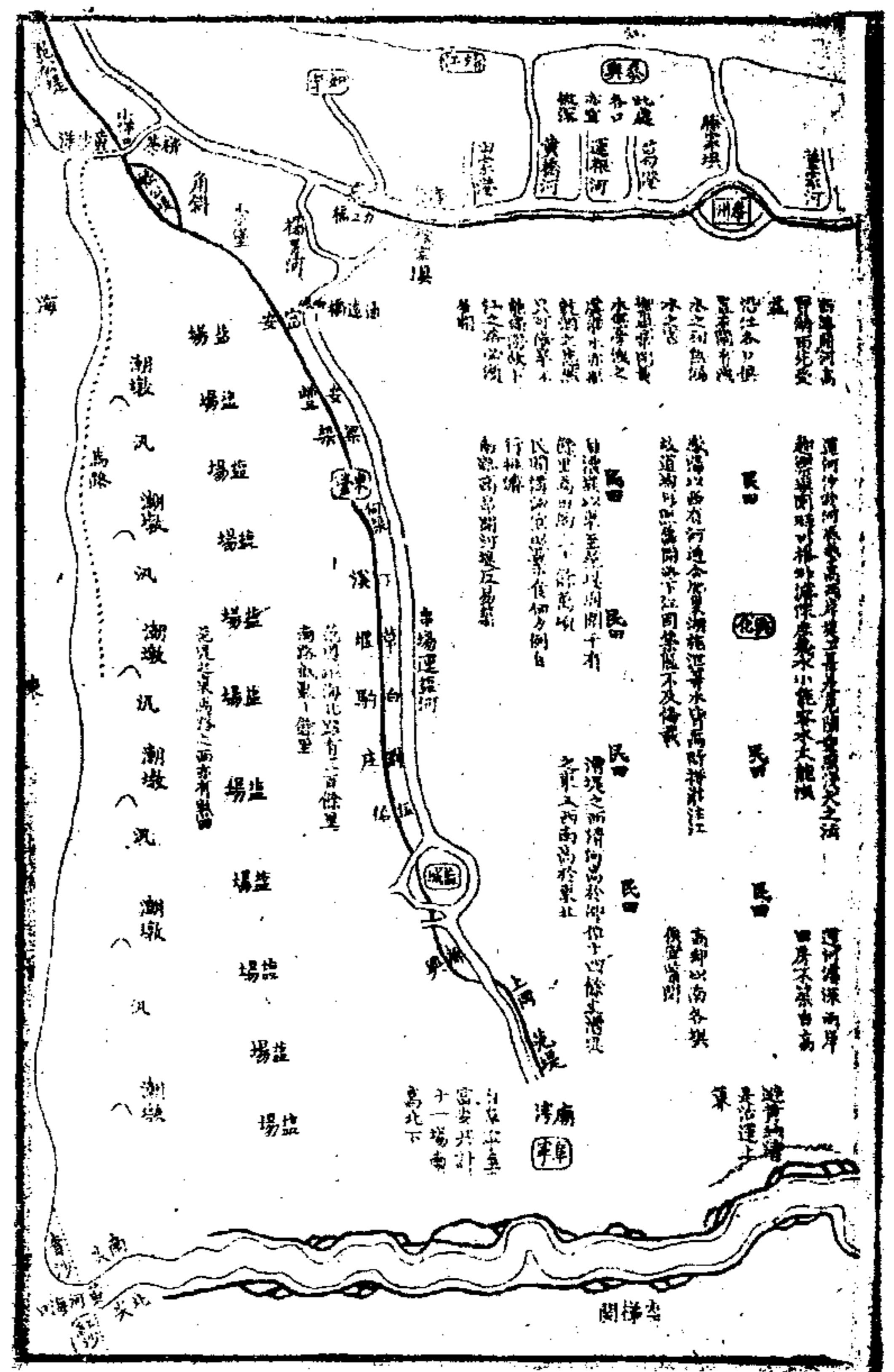
淮黃文匯入海圖

淮安各縣乃古今淮水入海故道自黃河南徙淮水始不得暢流入海故治淮之法須先治黃彼善清刷黃一語乃因清水非蓄不出非黃之專賴於清也奈黃河自濟船裁後水中沙壅久經淤墊又兼堤岸鬆卸難以束水而各路引河亦因歷年沙漫不能宣通為今之計似宜堅築堤岸疏通支河且再復開沙輦揚泥車混江龍等物使沙隨水行水因堤束縱有泛漲可由堤上各滾壩分洩支河庶幾黃不倒灌清口之水自交會而朝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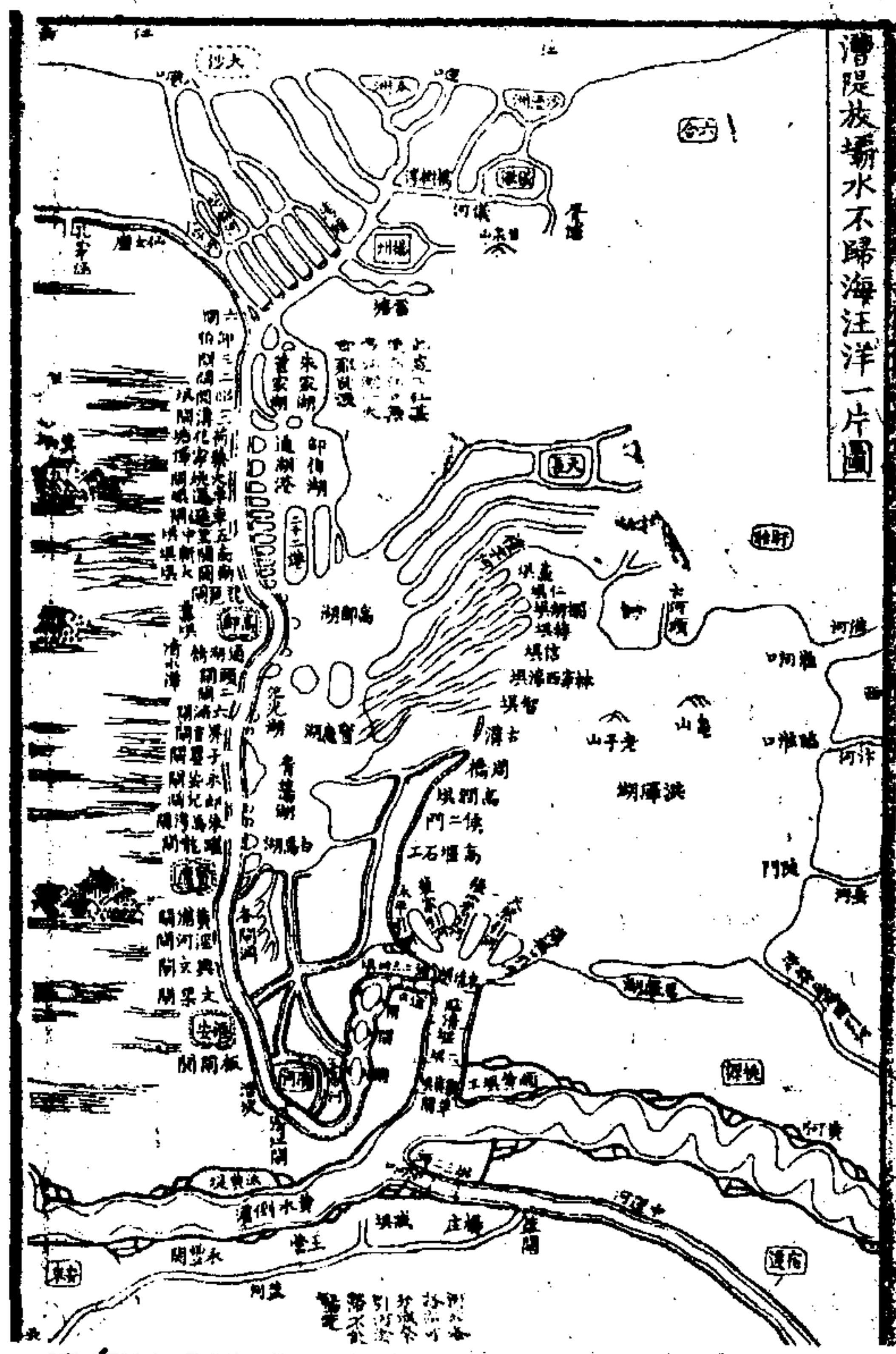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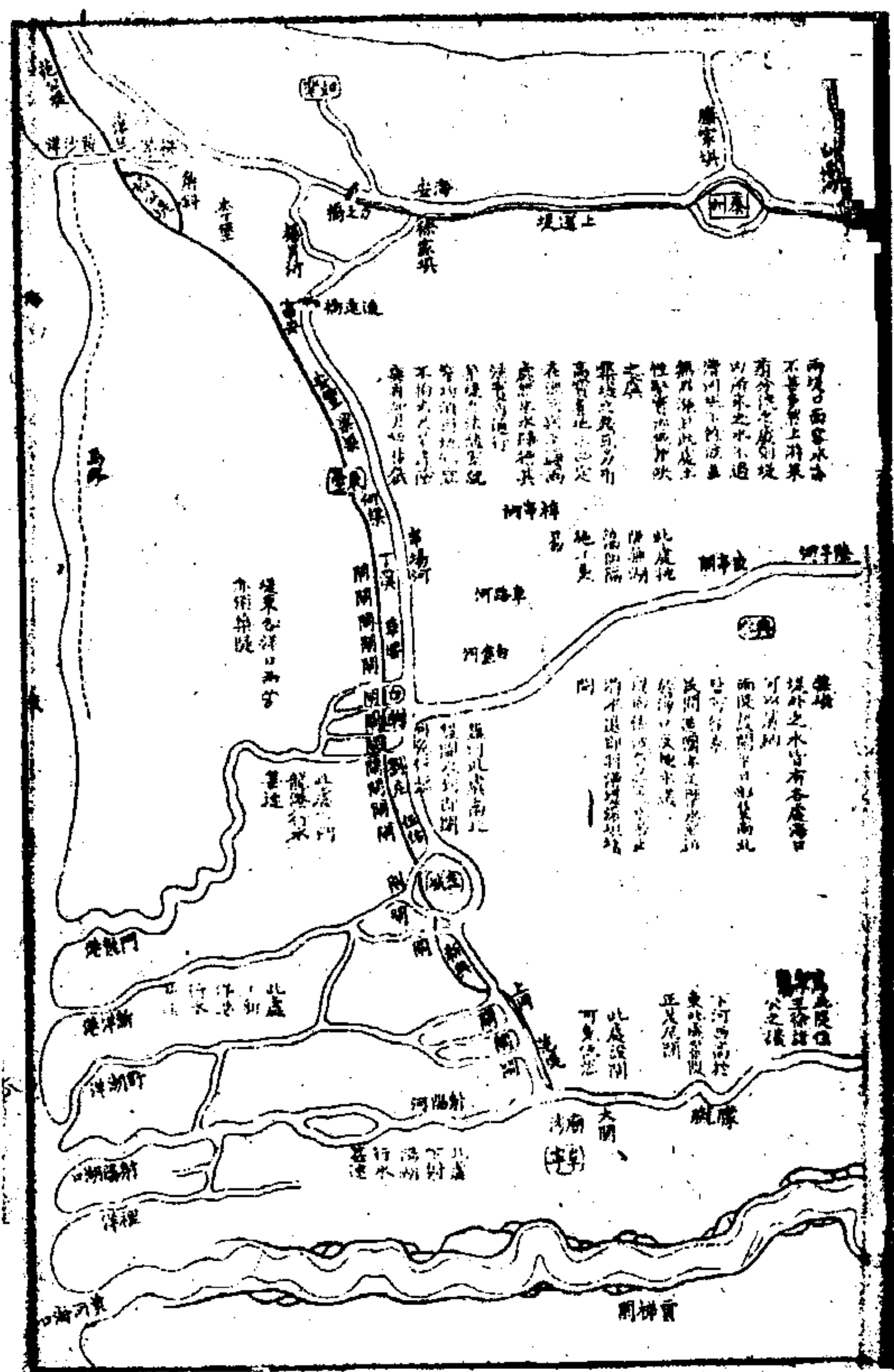
禦壩常開水不歸黃沿江分洩圖

淮水入海原是正道但近日黃河壅注定當大開江路方是出水之門無如下江之路無多蕪之水口相距不遠設江潮一大陡洩必難道光十年芒稻開拆去近江洲田不無被滄一時議者皆謂開不宜拆不知洲田被滄乃因無堤束水非折開之不善也茲擬沿江分洩法如上游禹王河由桐城金山接瓜埠高郵秦蘭河由胥浦接儀徵又西路嘉山竹鎮等河由汭河接六合東路運益河由秦塘白塔百汭等河接江口凡通江之路均可因地制宜開河建閘俾每年漕堤開放若干丈而此數處亦增放若干丈此不但去路一多漕堤即可永閉而沿途分洩江口亦不患水湧難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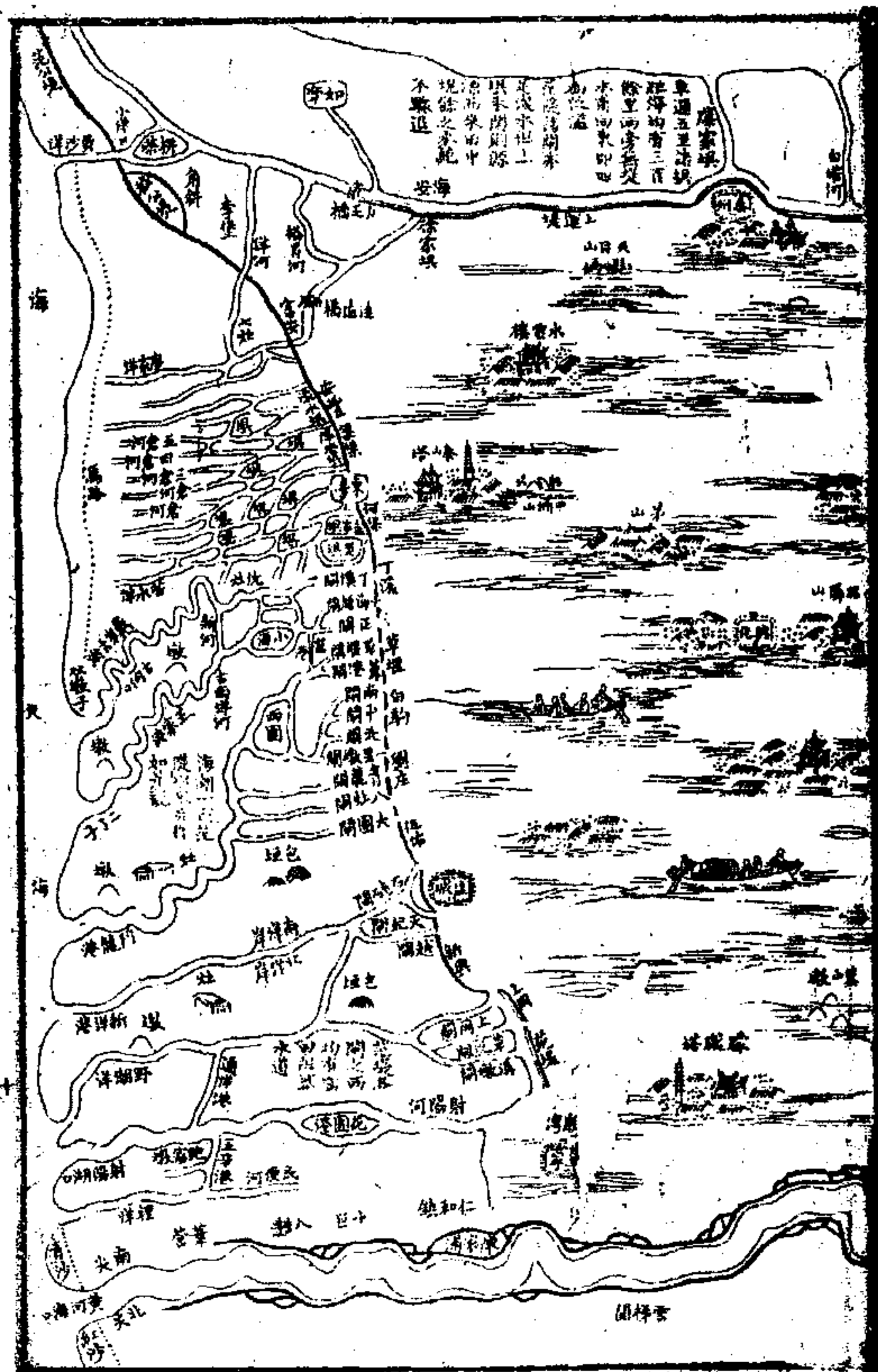


漕隄放壩下河築堤東水歸海圖

車邏昭關等壩本因洩水歸海而設然水性盈科後進兩旁必有堤岸方可直行無礙今查漕堤之東周圍千有餘里為田約三十餘萬頃因歷年水衝田邊無堤河中又無槽以故上壩一啟水勢奔放橫行者多直行者少海口縱深無由逕達况海口自丁溪至阜寧計開祇十有八座金門不過七十餘丈不足洩漕堤一壩之水即照往例將范堤開挖而來急去遲數十萬頃之田已成巨浸似當仍遵古議擇涇河與車邏等處因地制宜建築長堤二道東水下海庶無旁溢蓋黃河兩堤所以東黃東注此間兩堤所以東淮東行其理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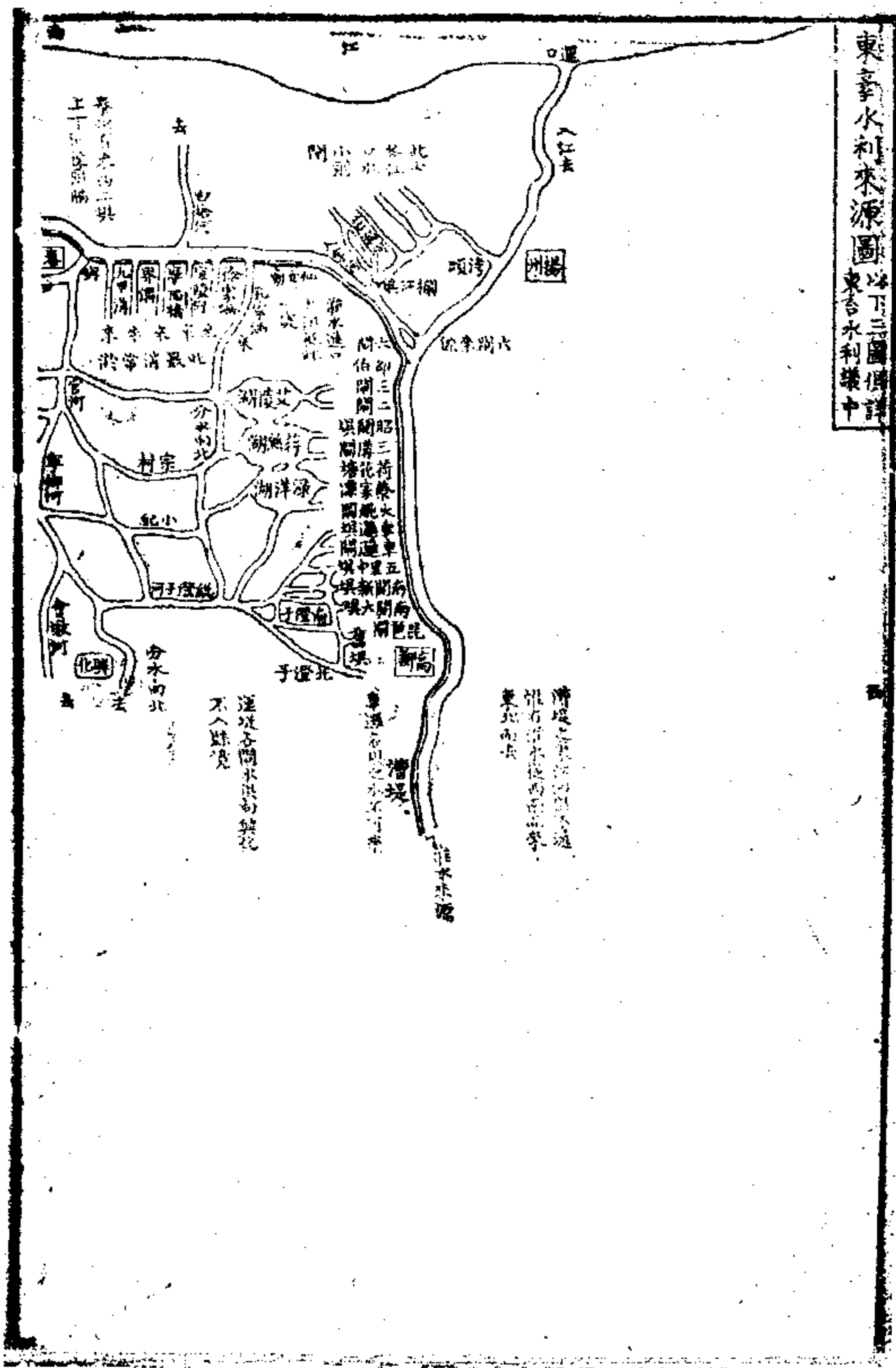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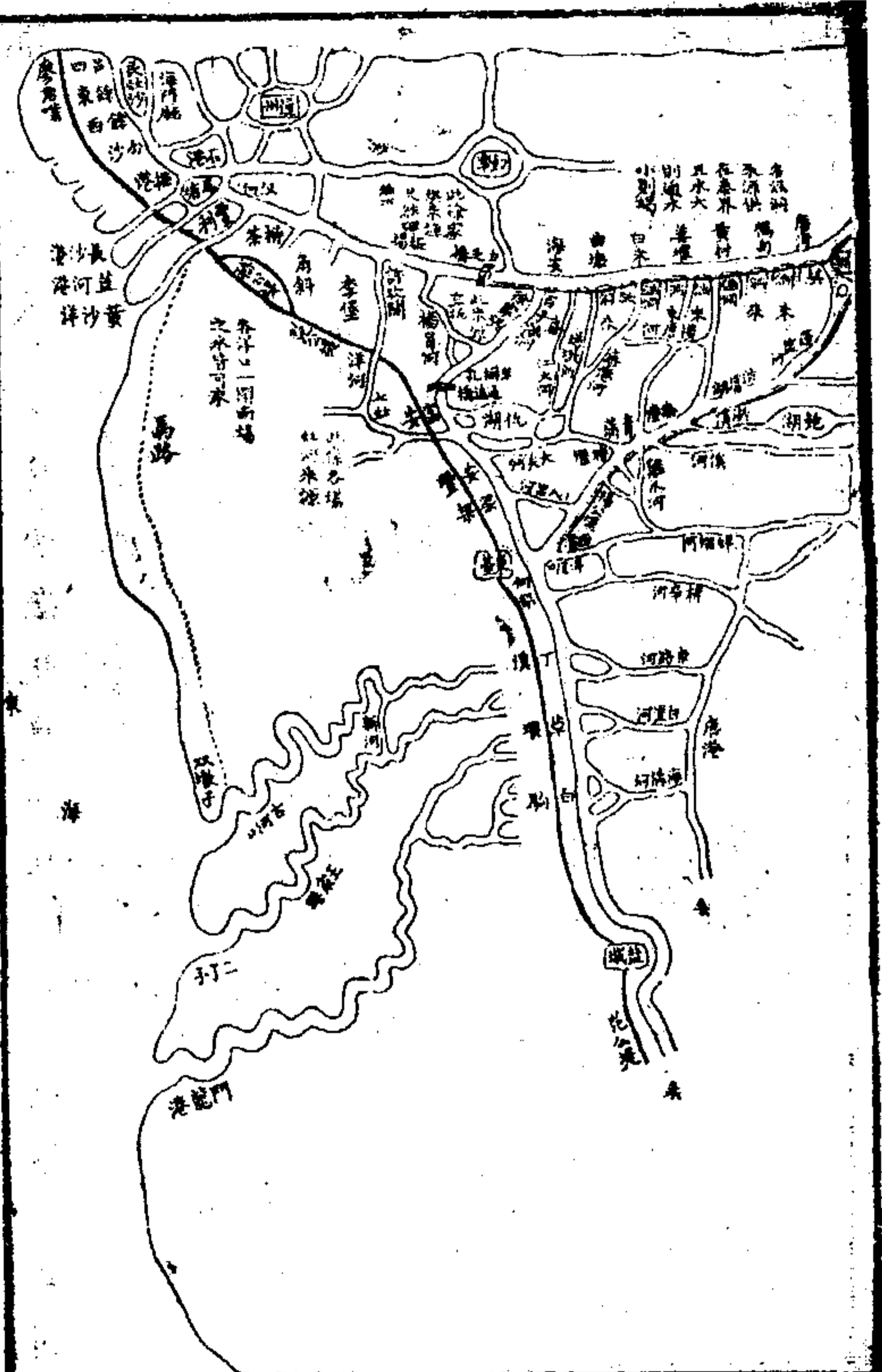
漕堤放壩水不歸
海汪洋一片圖



漕堤之上有閘壩范堤之上即有海口昔人創法誠為盡
 善但當日河深堤高兼有湖蕩可以容貯故從前放壩猶
 未為甚害今時景象迥非昔比諸壩一啟如履平地田園
 涸盡方到海門所以西水下注周圍千里汪洋一片數月
 不退每遇西風一起巨浪拍天野處之家波高於屋即或
 鄉村高埠勉構巢居而無食無衣惟有泣對洪波束手待
 斃而已予所居地在楊公堤南凡水由丁溪入海者皆必
 經之地爰將身所親受仿鄭俠流民之意特繪斯圖若夫
 轉禍為福莫蒼生於衽席變苦水為恩波是有望於關心
 民瘼者矣

東臺水利 來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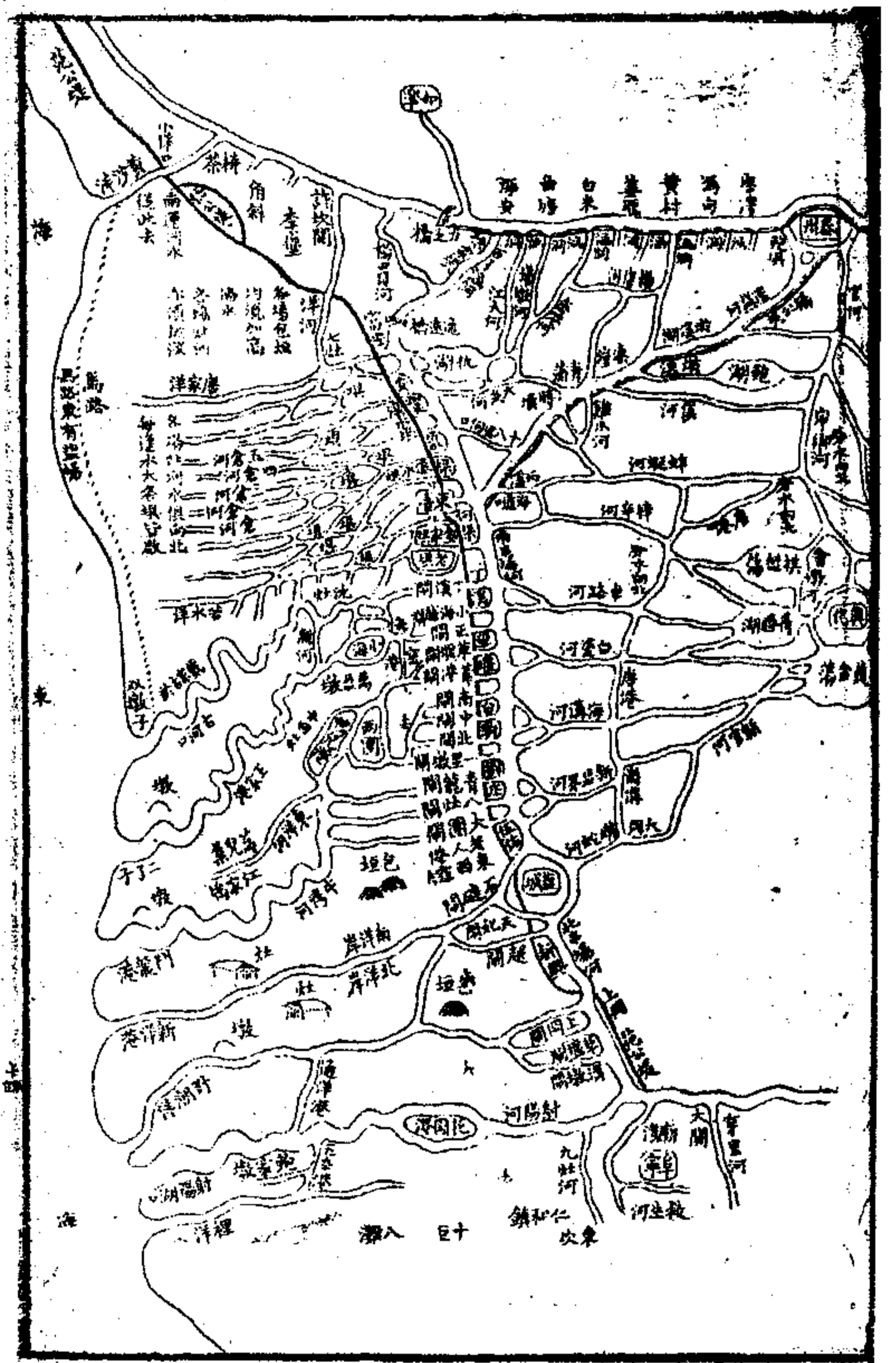
東臺分海陵之半其地南北可二百餘里西抵泰界東則至於海幅頓未嘗不廣惜來源不正祇有遠水與暗水淺水三處何謂遠西南二百里外有孔家涵向北分來之水也何謂暗泰堤中各涵洞減下之水也何謂淺海安東有楊冒河繞富安新河出口之水也以上三處孔家涵水多從澄子等河北趨興化各涵洞水皆被近洞民田灌溉而去其稍可宣通者莫如楊冒河居一縣上游可以順流而下無如地屬如泰分界河道淺撤即旁有老樹孔與洋河等路均可交行而水大則通水小則塞且多奸民私設浮橋土壩以漁商賈之利故每年旱魃為災則陸海揚塵問境動成涸地矣

東臺水利 去路圖

東臺水利去路圖

此圖係東臺水利去路之詳圖也。其水之源出於西南之孔家涵，向北分來，經泰堤中各涵洞減下之水，以及海安東之楊冒河繞富安新河出口之水。以上三處之水，皆被近洞民田灌溉而去。其稍可宣通者，莫如楊冒河居一縣上游，可以順流而下。無如地屬如泰分界，河道淺撤，即旁有老樹孔與洋河等路，均可交行。而水大則通，水小則塞，且多奸民私設浮橋土壩，以漁商賈之利。故每年旱魃為災，則陸海揚塵，問境動成涸地矣。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內容請訪問：www.x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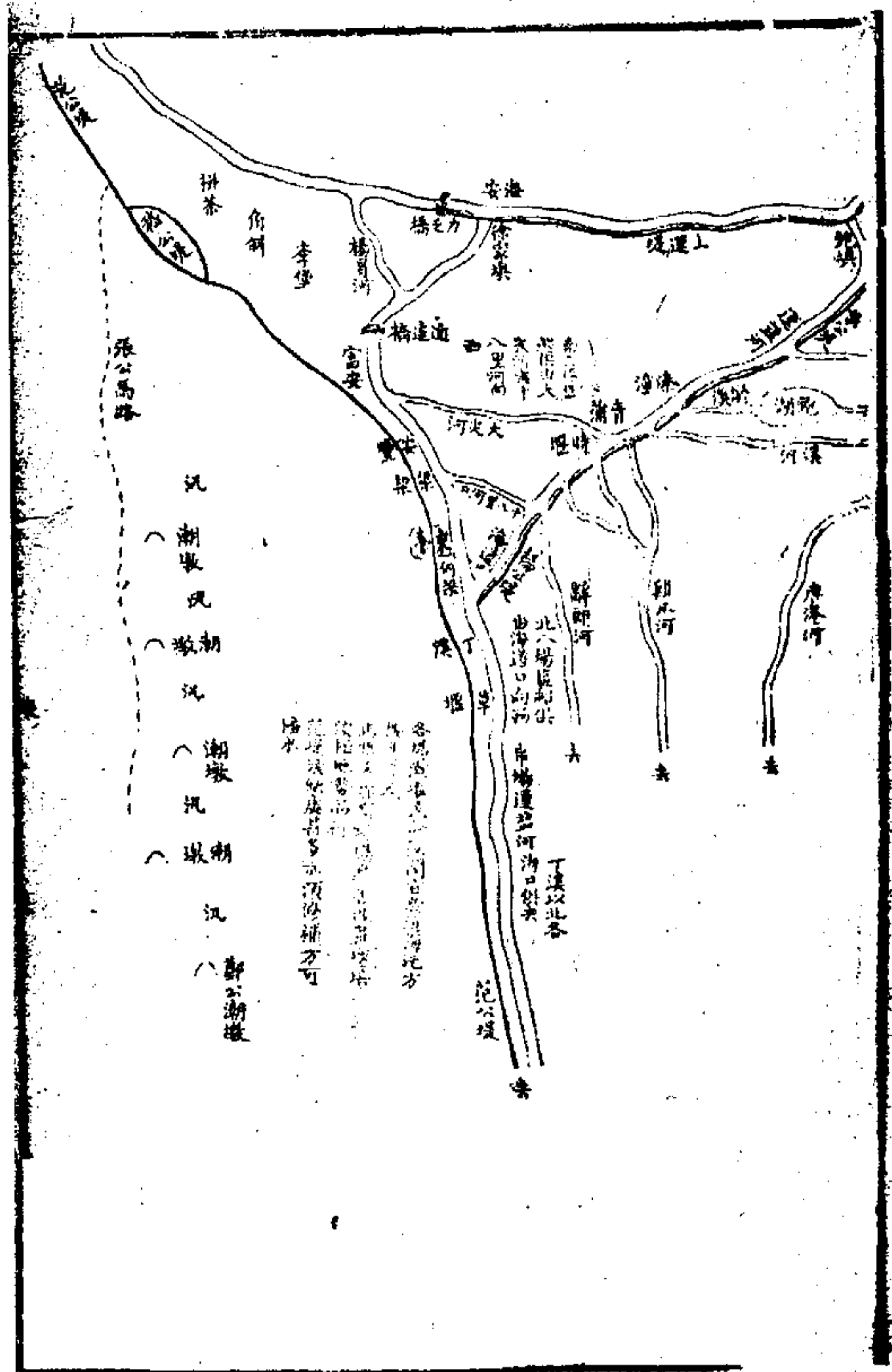
東臺之水范堤以西俱從堤西各路與丁溪小海洩范堤
 以東祇從丁溪小海洩無如旱年去路嫌多滯年去路反
 少何則東臺僻處東隅凡水從西北至者即從西北去故
 每逢旱年一洩而盡若到滯年西北諸地又因車邏等壩
 減下之水抵住絕不驟退其丁溪之南如梁安富五場以
 及堤西各溝港全仗古河口與王家港通行方可入海奈
 此兩河皆為沙淤非時常挑濬則尾閘不通腹脹亦難消
 矣

東臺楊隄加高圖為路潮擬附



楊隄自海通以來通公橋止而後泰州東通池使
 延袤一百里為海濱泰州路也
 乾隆十八年分置丁公橋楊隄校水記今若與工必
 格外高厚乃可保
 乾隆二十二年於公橋楊隄計開不楊隄以便
 行旅請開如楊隄開公橋楊隄以司起奇
 其法實有奇蹟
 乾隆之法開不楊隄一以開用利處當知治
 河方果所言始能治
 為公橋楊隄開不楊隄一以開用利處當知治
 河方果所言始能治
 可作此法開不楊隄一以開用利處當知治
 河方果所言始能治
 隆周三百餘里開不楊隄一以開用利處當知治
 河方果所言始能治
 隆周三百餘里開不楊隄一以開用利處當知治
 河方果所言始能治
 隆周三百餘里開不楊隄一以開用利處當知治
 河方果所言始能治

東臺楊隄加高圖



楊公隄始於明御史楊澄我 朝乾隆年間屢修為淮南
 十一場鹽艘與四方行旅要道惜嘉慶十年後疊被水衝
 青蒲東尚留遺址餘皆蕩然無存縱有田間町疇可資行
 役而絕流斷港跋涉維艱設遇洪水驟來則一望無涯害
 更莫測道光十五年分運朱公濟河曾有勸栽楊柳補隄
 詩刊行今若仿蕪挑之法築隄帶挖河槽則河深隄高不
 獨商旅稱便而附近田疇均有裨益若夫潮墩馬路創自
 張鄭二公應否改造增培有心人當亦痼瘵在抱也
 以上八圖非敢遽云知津不過管窺之見明其大畧總
 圖之後即繼以淮黃交匯入海者明手准受黃欺欲治
 淮者當先治黃也黃水如不能禦即當大開江路故沿

江分洩圖次之江水又不能容則非開漕隄不可即宜
 用築隄束水法庶不致散漫無歸故築堤圖又次之若
 夫江海既皆不通而漕堤之東又無高隄則上壩一啟
 水即四散田園濟盡始至范隄而汪洋一片之景象成
 焉是圖也統計九州縣地周圍可千有餘里水天一色
 莫辨津涯民間屋廬邱墓隨水飄泊者不可勝數仁人
 君子當亦有目擊心傷者矣至於東臺僻處東隅不過
 維揚一小縣然來源去路與運隄馬路等處亦予剝膚
 災也例得附圖外有淮揚治水論東臺水利議濬河記
 救荒文營巢軒制藝各一卷均俟高明鑒定焉
 道光丙申夏五東亭馮道立務堂氏著

淮揚治水論

余嘗讀河防一覽與治河方畧諸書知淮揚水患惟下河為最甚歷年來洪湖汎決民困昏墊者指不勝屈此雖陶唐巢窟之風要亦生民切膚災也歲戊戌余館時村聞先生有淮揚水利圖說構請觀之而未悉其實先生復出所著治水論見其中支分派別洋洋灑灑有長江大河沛乎莫禦之勢雖規模亦仿諸前人而因時制宜要皆本水性之自然以求利濟固非屑屑於往迹者比先生真當世有心人哉顧先生雖筆之於書初未嘗欲舉以問世余謂著書而不傳於世與不著同傳書而不付之梓與不傳同爰不揣謏陋旁加點畫亟與先生諸門人分校受梓附諸前刻水利圖說後倘見者采其言而用之庶不負先生著書之本心而亦余與及門諸君趨付剞劂之厚望也矣

道光庚子年仲春月

同學教弟葉菱鏡湖氏記

西園文鈔

東臺馮道立著

淮揚治水論
天下莫難於治水亦莫易於治水當其潰決奔騰浩浩滔天汎濫而不可遽止此未易以常情測也然水雖洶湧未嘗不有就下之性一得其性則盈科而進放手四海善治水者逐無用之水循序歸壑留有用之水灌溉田園利濟舟楫則水不但無害於民且有益於民亦在乎人以利導之考淮揚古稱澤國淮水發源於豫之胎簪受汝潁潁洧汴肥渦河等水乘勢東下至徐揚之界又合盱眙睢寧泗虹五河并七十二澗之流齊集山陽之洪澤由清口歷雲梯入海此皆淮之故迹也迨吳王夫差城邗溝淮遂與揚通宋神宗熙寧年間黃河

南徙至明而全河之勢俱由雲梯入海平江陳伯又開清江管家湖以通河是淮之故道昔止受淮今並受黃萬里來源同歸一口故淮之水由邗江而南者則歷高寶江甘漕河入江由清口而北者則合黃河歷雲梯入海但入江之路祇有一線漕河何能頓洩全淮之水入海之路又因黃河阻隔勢難獨行且黃水多沙久之沙停河淺北地較高淮水必不能由下逆上前明諸賢總理河務俱留意於淮黃並流之處至我朝因洪水屢決於高堰則加以滾壩石工於海口則加以新堤減閘其漕河一路開壩則相時啟閉為蓄洩之門固宜普慶安瀾矣乃自嘉慶九年移東清壩於湖口移禦黃壩於河唇而運道反梗十年淮水南潰淹沒田禾厥後屢修屢決高寶九州縣地盡屬水鄉因查每年被水之由皆緣高堰湖汎漲而起北向雲梯黃

河阻遏不能暢達南向江口開少水多亦難遽洩以故仁義五壩常
至啟放所波及之白馬甌社赤岸等湖汪洋一片當事者恐漕堤頓
決不得不開開壩洩水其開涇河等開則由廟灣入海開子嬰等開
則由石碓天妃入海開五里車運則由草堰白駒入海開昭關荷花
塘則由何梁丁溪入海上有開壩則下有海口治法未為不善但入
海河路淺塞且相距數百里四高中下狀如釜底充滿盈溢不能不
淹入田畝每遇西風一起巨浪拍天野處之家波高於屋即或村居
高埠勉築堤防而無食無衣惟有泣對洪波而已嗚呼此豈水之性
哉亦過賴在山其勢則然耳因思治水之法在相其高下權其旱澇
高下既宜旱澇均因之有備考淮黃之水自禹貢已載禹之治黃也
不先於雍而先於兗以兗為黃之下流也禹之治淮也不先於豫而

先於徐以徐為淮之下流也今之治淮揚下流者未嘗不備具排決
之策然治其下而或不得遽然以達於下余謂下流之道在江海兩
路而江海兩路又各有二道此其間有疏以下之者有暢以下之者
有濬以下之者與東以下之者其因草損益之宜無非順就下之性而
已所謂疏以下之者則入海之正道也淮在高堰以上勢若建瓴自
黃河內灌清口之水不能直行無阻昔人於高堰北築張福堤以障
之使黃河之水不內侵於高堰南築翟壩周橋以障之使淮湖之水
不外溢而又多開引河分建開壩如淮能刷黃則雲梯故道自一瀉
而下乃激之愈峻去之愈速核其緣由皆黃強淮弱之故夫清黃合
流在當年黃河未高前明潘公印川曾有善清刷黃之策然此語固
可串讀而亦可分讀此工可以分施而即不可以混施何則淮當漢

唐以前廣陵已受其害故魏之陳元龍創立高堰即建蓄清之策其
時尚未有黃也迨其後每朝修理高堰之工卒未嘗改蓋淮水下注
洪澤本名破釜塘非有堰以蓄之勢必散漫不能制故裴家場通濟
開等處平江伯雖開清江浦口不過借以運漕迨漕船運盡仍閉壩
以截河流並不能全借淮水之力專為黃河攻沙之用至黃河攻沙
自有束水逼溜與混江龍鐵掃帚等件俾沙隨水行淮從黃瀉此等
光景看是淮水衝沙實則黃本東渡後人見濁流之水與清水相挾
而行遂謂蓄清即可刷黃不必另有所以刷黃以故黃沙一淤河身
即高河身既高淮水愈滯治之者恐蓄之無力仍加意於清口以上
使之併力以敵黃不思黃河萬里黃河之沙亦有萬里沙隨水湧水
因沙厚其行水之力勝於淮其沙淤之地滯於淮其南徙之性又若

欲假道以侵乎淮試觀昔日倪家灘不守即上決李家樓矣是果因
淮水不蓄之故乎豈虎山腰以助淮而五壩反不保是果因蓄淮之
不力乎雖辛未年挑太平引河旬日間即刷開數百丈然旋刷旋淤
上游毛城舖祥符開等處平日之分路入黃者今且奪路而入淮清
口諸壩刻不能啟每逢水漲即瀉下河名曰蓄清清究何能獨蓄乎
然吾謂欲求治法仍不外此蓄清刷黃四字蓋淮與黃相倚伏治淮
能先治黃則蓄清自然有功治淮不先治黃則蓄清終難有效故蓄
清之說專用之不可專闢之亦不可也蓄清刷黃之說立法者誠為
至善而奉法者亦當盡善也今若照現在情形將禦壩永閉一如張
璽楚議引淮全入於江漕船置南北二班對壩盤駁免得黃水內灌
計亦甚捷但北方少一去路即南方多一狂瀾又或俟清水獨高黃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內容請訪問：www.xstongbook.com

水暫落亦可開壩宣洩而建議者恐壩開難閉仍未便造次不如蓄
刷齊施而且先刷後蓄使黃河之沙隨波入海則尾閘既洩腹漲自
消其功約有三馬一在加築堤壩書云九澤既陂陂即堤也至賈讓
創不與水爭利之說後世遂疑築堤非妙策迨潘印川力排眾議特
建遙樓二堤我朝靳文襄公又於雲梯關外築堤七十里蓋河水
挾沙河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兼之海潮逆入其勢甚銳苦河水出
口寬緩力弱勢必淤墊下游既塞上流必決此乾隆二十九年總河
高公慶雲梯關外新堤以致海口淤成新沙二百餘里至嘉慶十三
年長文敏戴文端督視河工始議重修至海灘而止但堤土帶沙易
於傾卸當仿文襄築堤之法凡於遙樓月格殘缺處再行加築高厚
一切砥杵之工皆如方略所言務求堅固堤成插柳以禦風濤又歷

接河身坐灣之處如河面太寬流勢必緩古人所以於樓堤之中築
挑水磯嘴壩逼溜使歸中泓今可於磯嘴對岸擇無沙尖迴溜處接
連再挑兼仿清口以西木龍之制凡淤灘險工多建幾架則河槽自
可順行一在疏通支河別開海口之說印川已言其不可後人聞草
灣黃家嘴等路入海并將黃河正路築攔黃壩未幾仍淤嘉慶十年
後有議從減壩開河由北潮河入海者有議從陳家浦經射陽湖入
海者細思禹之治水雖分九河然東有逆河同入於海方可以刷淤
沙今若將黃河分而為二則水分流弱沙填河底仍然為害即開壩
放水而引河不深卒難直達所以西水一到多溢於安東一路夫安
東亦係內地而可以之為壑乎因考潘靳二公治河遙堤之上原建
滾水石壩壩低於堤三尺水自樓堤漫至遙堤即從滾壩洩入支河

其時壩外皆運料河無不宣通今堤壩猶是而壩下支河皆已淤塞
即如馬港口至灌河昔日曾議改置海口今馬港口堤外盡草蕩由
荒噴出灌河又有開山阻隔他如王營減壩永豐石閘雖疊次移建
而下游六塘河五圖河等路皆不能暢達所以然者潘靳二公所減
之水不過堤上三尺今海口之沙既淤滾壩多變作減壩衝下之水
必大河方能容受設水壅沙停則每決一次反淤一次回波之水多
致倒灌向日河臣因東路難洩每開毛城天然峯山祥符諸閘託為
助淮敵黃之說不知助淮敵黃特一時權宜之見此計非但淮受其
害即黃水漏洩來水反不見功當此時不若將古今之法斟酌互用
如河堤鞏固海口宣通則溢出水不過滾壩二三尺高便當疏理
小河如古時溝洫之制若水勢過旺則揀大河通海如永豐閘馬港

口王營壩以及荒噴黃家嘴五港口六塘河等路大為挑濬兼築堤
岸每逢水飽即仿徐有貞大河欲分之例開壩一啟水可驟消蓋歸
槽之水不可不束泛濫之水不可不分徐州以西之水不可引之入
湖雲梯以東之水不可不導之歸海也一在濬刷積淤黃河大勢無
淤則吉有淤則凶淤能刷則行不能刷則積積淤有水則當刷無水
則當挑此定理也河自塞外入所經之地皆沙故河中之沙愈東愈
湧河南以上不論徐州以東如高家灣一帶河寬無槽水勢平衍沙
已漸積比及清口淮水一衝清口之沙原刷去數分然西邊之水因
此間有水橫截流勢即緩沙反停淤若夫雲梯關外海潮阻隔更不
待言文襄有見於此外河自雲梯關而下每里設兵每墩給船濬船
一隻各繫鐵掃帚二具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為度每月初一十一二

十一日。兩岸環兵。各乘濟船。下掃帚於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必令五丈之繩。不能到底。而懸掃帚於水中。方止。自雲梯上至清口。繫繩以四丈為度。自清口至宿遷。繫繩以三丈五尺為度。自宿遷至徐州。每二墩給船一隻。繫繩以三丈為度。外仍有鐵篋子。其製三角。橫長五尺。斜長七尺。着地一面。排鐵齒三四十根。長五寸。約重四五百觔。又有混江龍。其製大木徑尺四寸。長五六尺。四面安鐵葉如捲髮。亦重三四百觔。其換次刷法。皆如鐵掃帚之例。而以此沙船運之。此誠知黃河為患。皆因沙成。徒恃築堤束水。尚恐堤高河淺。終易泛決。原不專仗淮水之衝。遂信無事。乃至余勤恪公接任。因淺夫懶惰。即將濟船改運蕩柴。一切刷沙之物。俱革去。不思濟船不效。乃濟船之人。不善非法之不善也。後大學士陳公鑄鐵軸。約長六尺。上安鐵齒。

長三寸。而銳其角。兩端貫以鐵鎖。令船牽挽。岸上記以木椿。用行賞罰。又總河吳公仿宋人之製。另造揚泥車。試行處頗有明效。此皆乾隆五年。白莊恪調回葦營。濟船以後事也。奈嘉慶十年。大學士戴公視河。復製旋沙船。緣不得其方。未能大行。此等器具。遂有名無實。至於濬河之法。雲梯關外。印川謂無工可施。惟當築堤合流。導之衝刷。至省齋陳氏。創兩岸開河法。即將所挑之土。培於引河之外。以作縷堤。其中間隔沙處。駕犁疏之。俟河形鑿成。啟口放水。以趨於海。其沙隨波漸削。夫海口尚可挑。則西橋以上。自不難施工。今河工亦屢挑濬。但挑河之夫。未能悉遵古制。不思河之為患。全在於沙。當日河身未必如此之高。湖水與黃相平。則湖水即出清口。黃高數寸。則相敵。湖水過誌椿八尺五寸。即屬滿額。然且挑刷齊施。今查數十年中。黃

水盛漲。常過清水四五尺。道光四年十一月。高堰誌椿積水。已至一丈七尺五寸。僅能高於黃水五寸。其時黃猶未發。黃河淺處。不過數尺。當此際。雖古無挑刷各法。尚當因時制宜。以濟急瀾。而顧徒倚清口一杯之水。欲救與薪乎。故近日之工。務循古制。板土宜挑。新土宜刷。且現在築堤。與其取土別境。不若取土河中。其刷沙之物。未免不得其法。可仿浙江海塘之製。鐵葉過重者。或減輕。繫繩過長者。或減短。俱設委員。責成堤兵。載明河底丈尺。以查深淺。否則從劉天和方舟之製。與陳邦科濬河三法。凡鐵龍爪。杏葉耙等物。皆可用。抑或仿西法。以舟載車。在中流淺處。車浮沙入舟。裝送別處。從此日積月累。有堤壩以逼大溜。有支河以分異漲。有濟船以除積滯。未淤之沙。可趁水東流。已淤之沙。亦隨波逐起。行見清口。以東海口。以西不待蓄

清之力。而二漬雙流。交行不礙。縱有壅塞。或接長蓋。壩以過水。東行或築順黃堤。以導溜北去。東禦二壩。拆展咸宜。重空往來。無須翻灌。以為蓄清。可以為刷。黃可以為蓄清。即能刷黃。亦無不可。此蓋先刷後蓄。所謂疏以下之者也。至於暢以下之者。則淮南一路。下江之道。是也。淮揚水勢。原宜向北。前人置仁義五壩。不過借以減有餘之水。故開放定法。必須壩脊過水數尺。方次第減洩。誠恐率爾啟放。不但下河受害。即清水無力刷黃。必至倒灌也。但從前禦壩常開。又有相時拆展之制。清口出水。七分刷黃。不過三分入運。近日禦壩常閉。全湖之水。俱向南行。稍有泛漲。即成澤國。因考淮南下江之路。瓜儀而外。向祇茭蘆灣一口。與芒稻河通。明陳平江仿吳王通粟海陵之意。凡漕船自白塔河進口。皆由此道達淮。但路途紆曲。水自邵伯向西。

徒恃此口入江。每有鞭長莫及之勢。萬歷二十二年。擇於邵伯西五里金家灣。創開新河。直穿芒稻。由仙女廟。逕達大江。自北至南。河道甚正。又於金家灣。建石閘三座。於芒稻河新口。建石閘二座。因時啟閉。蓄洩咸宜。是芒稻之閘。乃此處首創。下江之故道也。天啟六年。商人因蓄水行鹽。將閘底加高六尺。故河淺。閘高。洪水漸滯。至我朝。修理新河以下。人字河路。因金灣閘少。特於灣西之東西壩。鳳凰橋。瓦窪鋪。驛虎橋。揚子橋。增開引河入江。因芒稻閘洩水不多。又將閘南之廖家溝。石洋溝。董家溝。屢加深濶。道光十年。又將芒稻閘金門。概行拆去。當其時。一水北來。數支南去。甚是暢然。但昔日淮水北去。此處河道尚恐其多。今日淮水南流。此處河道即嫌其少。查每年水患。金灣以西之路。無不預為開洩。設使能消黃淮之漲。則水向大江。

應無再淹各縣之理。乃千百里之波濤。僅藉此數河。徐為宣洩。及至盈滿以後。不能不將昭關等壩。逐一開之。但昭關等水下海。有三四百里。金灣等路下江。不過三四十里。祇慮下江之口。東西睽隔不遠。設江潮一大。蔓洩即難。余因另設沿江分洩法。使全淮之水。由西路零星入江。在臨時。擇而行之。考淮水發源桐柏。與澧水共入漢江。迨至正陽關東。又與合肥泄諸水。由廬州巢湖等處入江。是淮之注江。禹時已然。孟子所言。并未曾誤。茲集隘不及備載。姑就臨淮關以東言。其一為洪湖。以南之禹王河。此河舊在五壩上游。後盱眙聖人山黑林橋。歷天長之桐城楊村。繞六合金牛山。過八百橋。一向瓜埠下江。一向方山。南白茅坂下江。唐李翱南來錄云。白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至於江。沈括以為。即禹時故道。宋熙寧中。嘗遣使求之。舊迹

究然。我朝總河王公新命。曾疏請開濬。由高堰建閘。引水下江。此河一開。縱洪湖無涯之水。一發即消。潤至東路者。不過餘波。昔印川謂山路崎嶇。不能大開。一似河道經此。又未免貽害南境者。然當年海口宣暢。卻無須於此河。今若挑此。則必高築堤岸。深掘河槽。海口建閘。有水則開。無水仍閉。此不但啟閉有時。淮水不至南瀉。即開閘洩水。而水由地中。近河之民。亦無甚害。近年河臣。亦多有此議。皆因山路中隔。故畏難自阻。然河身現在中間。相隔祇金牛山。北永興集等處。數十里地。實可按其舊迹而行。其一為邵伯。以西之新城白茆。黃子等湖。湖之西。通天長河。湖之南。係瓜埠儀徵早路。其間水道。有秦蘭東溝。胥浦。并黃泥窪。丁家橋。尤家澗等處。現在之水。原向高郵。然導之南行。如甘泉山以西。大儀鄉以南。雖有高埠。卻少石山。昔人

於此開塘灌田。有句城陳公等名。雍正六年。曾廣為挑濬。今即淤成平陸。若引淮水。由天長至東溝。胥浦。抑或由于家壩。尤家澗等地。經陳公各塘。以至儀徵。其間南北相去。亦祇數十里。以上禹王河。並天長秦蘭各河。行之均有數便。茲權就禹王河為例。考治河之道。疏河必先濬。其下塞決。又先治其上。洪水下注。俟充滿始行開壩。則濬堤之東。固受其毒。即不開放。而高寶湖。西已成澤國。茲就高堰最上之處。即開路洩之。則水在高寶各湖之西。已經就衰。縱泛溢東行。乃係強弩之末。漕堤以西。先受其益。一便也。水之下衝。路通則速。路塞則遲。下河九邑。雖大。每年被淹。數月不退。下流既滯。上流必緩。今高寶天長以西等路。距江雖遠。距六合儀徵之河。甚近。統計洪湖水。面周五百餘里。此河開在上湖之口。水之下行。日可百餘里。急流之利。莫

其於是二便也。天長六合，亦有民居。然與下河較，則百不及一。且下河各場鹽竈俱在，設有水淹，十餘場同行受害。此河兩旁皆係高埠，既不傷民，又不傷竈，三便也。清水刷黃，已成定例。淮水南行，恐於蓄清有礙。然河在高堰，各開壩外，且另有壩以蓄之。上游若開方啟，下壩平日不但洪湖之水不令其洩，即高寶各湖所受天合諸澗之水，亦不患其漏。漕船民船通行無阻，有洩水之利，無漏水之害。四便也。挑河人工甚鉅，兼之南路高昂，似難就下。然地高者河必深，如挑能合法，使新河之底低於各湖之身，水自暢達。且地高則堤又易築，兩岸略培土數尺，即足抵他處丈餘之數。五便也。河水多沙，難挑易淤。若此處皆係清水，每逢水過，愈刷愈深。即年久坍塌，稍為疏濬，即可無虞。六便也。若夫此二路外，有秦塘白塔百漢董家堰口與秦州滕

家壩黃橋河運糧河等路，皆淮水由人字河東路下江之口。祇現在惟白塔河滕家壩黃橋河通行，餘皆淺塞。若設法挑濬，則人字河東流之水，皆有向南去路。又六合竹鎮集北均樸橋與汜澗石梁河，昆連來安東嘉山河與盱眙南一路接壤，俱可擇其地道見幾而行。以上各路大畧以禹王河為舊章，宜從其餘各河如便於興工，亦可相時而動。照挑挖引河例，次第以行。譬如一川之水，一口洩之，下流難以容納。眾口洩之，下流易於分行。人只見昭關等壩一放，則水之向南甚少。不知昭關居北，壩既開，南流自淡。若昭關一閉，南去必多。夫一湖水也，雲梯關洩之，瓜洲由開洩之。此間又暢其道，路分其奔騰，使向來慣淹下河之水復於此任其所之而洩之。又何事開昭關開車運開南關五里之紛紛乎。此所謂暢以下之者，宜審也。其濬以

下之者，則運河一路入江之道是也。自山陽至瓜洲約四百餘里，前人因湖水蕩漾，難以行舟，或築堰堤，或開溝浦，其間如平津康濟宏濟新舊月河西隔湖波，東依漕岸，船隻往來甚便。安第有明中葉，湖面尚低，入運之水亦少。故於寶應境內先後攔河，建南北洪濟二閘。七里閘六滿閘金門閘，以束水勢。東岸民建涵洞，僅能灌溉，不資分洩。而山盱減下之水無多，故高郵以南亦無減水大壩。末季失於葺治，堤堰大壞，淮注而東，黃漾而南，清口淤而運道澱。於是高郵上下之河屢患盈溢。迨我朝修理漕運攸闕，自通濟以南，廣惠以北，數百里間石工土堰絡繹不絕。并拆攔河諸閘，以暢河流。其於疏洩挑濬各法亦甚周密。惜連年以來河中沙滿，漕船出口艱難，而西路諸湖水退固不能借助。水來又易至汪洋。法當常時開濬，祇理河中

一路即不必分增兩堤，乃自乾隆二年大挑後，歷有數十餘載，加以黃水灌注，河日淤日淺，堤日加日高。後因上游東西堤屢有漫口，又實應運河湍激，特開白田鋪竹絡壩洩水入湖。奈上流既掣，下流即緩。故界首南北節節淤墊，滂則泛濫，旱則先涸。平時名雖撈淺，實則於功少補。即往年重興挑濬，而土方之尺寸不符。眾夫之勤惰難辨，一到西堰損壞，不得不加築東堤。豈知堤身雖高，河身仍淺。況堤上之土多帶泥沙，一遇風雨仍卸於河。故每年逢水加岸，轉若用土填河，設有洪濤直注，中既不容，勢必橫溢。衝開堤岸，動以數十丈計。此時堤非不高也，堤上防守之工亦未嘗稍懈也。無如堤上之土約高若干，而河中之土亦約增若干。俯視兩堤出水不過數尺。此河臣是公反有無堤可守之憂。鹽政阿公又有廣為挑濬之議也。因思此河

由邵伯以北。實與下河共連一界。安危所係。全仗此堤。奈西有水衝。東無地靠。勢若壘卵。故漕堤一帶。從前皆提高於田。今且河高於屋。此等淺河浮波。運重儀則難。蓄高岸則易。嘉慶十三年後。東決山陽之二鋪。西決山陽之小舟庄。狀元墩。又連決高寶之王家庄。及白田鋪。馬棚灣。我等住居下游。不且視漕堤如高堰耶。况考各省疆域。自河南至陝蜀。俱一帶旱路。南省向北。只此處可以通舟。漕運民商。均有關係。雖黃河水壅。現在清口閉塞。無慮倒灌。兼之清水下注。亦可刷沙。然浮淤易去。板土難除。河不加深。堤終危險。即禦壩常閉。亦非永遠之策。歷年來或塞或通。卻無定局。設黃水底定。清水北去。則南向之力甚微。此處必更淤滯。再考陳平江治河法。此間本置平水閘。蓄水三尺五寸。俟水長聽其自洩。仍置淺船。編設淺夫。以時撈淺。遇

早年運船過盡。即放洞水救濟下河。故其時河低底深。旱澇有備。縱洪湖水發。高堰之口。直瀉運河。自可免放漕堤諸壩。至文襄設立河營。分兵看守。每里設兵二名。一以軍政部署之。有事則東西併力。彼此相援。無事則索綯藝柳。巡視狐窟窟穴。誠為防守善策。今河堤雖高於昔日。而河底反淤於從前。故現在河形。雖非到處淺撤。間有深至二丈餘者。而高寶交界處。為湖水抵住。積淤至百餘里。即有清溜。而老淤既堅。卒難洗淨。夫昔日淮水東注。除古溝翟壩等原冲九處外。又將高良澗板土冲決。口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冲決。口七處。直注運河。以至清水潭之險。決口三百丈。口門水深七八丈。漕運民船。均不能行。然且就水築堤。用水中取土法。永定安瀾。目前挑土之費。不比往日。河之為害。不亞當年。設一葦難抗。而婁河三汊等處。

安能毫無阻礙。今逢糧船運盡。民艘暫行湖西。可堵蓋壩。洩出運河。擇其淺處。重加挑濬。庶清水刷沙。新舊之淤。皆能刷去。轉為事半功倍。所挑之土。俱傾於東西兩堤之外。再加礮杵。將西堤築成坦坡。東堤加倍堅厚。毋許將土亂堆堤上。以致雨淋。仍落河中。則河底約深若干。即兩岸居民田里。亦不築而自增。若干。若恐日久又淤。即着營兵用淺夫之法。以時撈淺。董理者又常加訪察。將每段誌椿。刻明河底河面之數。稍有淤墊。即嚴加修理。或岸土傾卸。仍歸於河。營兵隨將所坍之土。亦如前法。鑲於河之兩岸。蓋現在情形。不患堤身不高。祇患堤身不厚。不患河底太淤。只患河底太淺。如濬之有效。則早年不妨糧運。且有餘波。普濟民田。澇年崖岸堅凝。亦不復有居上臨下之險。吾知數百里中。河流活活。漕堤鞏固。宛若金甌。豈非濬之得其

道哉。若夫東以下之者。則江河路既難通。漕堤放壩。不得不擇入海之路。東以下之是也。高堰運河東堤。昔為平津堰。與黃浦堤。邵伯埭等路。今皆謂之漕堤。其水路北受清口分來之水。西受高寶諸湖之水。西路諸湖。又受盱眙天長六合二十四塘之水。昔人恐湖水氾濫。堤之東西均受其害。於是沿堤廣建閘壩。自山陽至邵伯。不下數十座。每於湖水驟臨。加以高堰上壩一放。則沿堤開閘之外。又將各壩俱啟。此亦防川善策。但閘壩通海。在當年河深路直。甚有節制。其洩之不盡者。又有湖蕩容貯。今則不然。考下河地勢。西有漕堤。東有范堤。就兩堤言之。西高東下。就兩堤以內田地言之。又南高北下。其北路由子嬰涇河。一從岡門達鹽城。一從滕隴達廟灣。其南中二路。一由艾陵淤溪蚌蜒梓辛直達丁溪。一由澄子以及車路海溝白塗三

處直達白駒二路水雖向東然南高北下餘波仍歸於北凡當日貯水之湖盡成葦灘兼之河中無槽田邊無堤無槽則河底淺淤行水不多無堤則東水無物必至旁溢雖有海口而東西相隔數百里凡西來之水如履平地淹盡一畝方行一畝淹盡一村方過一村以故直瀉者少橫鋪者多海口縱深無由逕達况海口除苦水洋淤塞外只餘六處舊例因保鹽場每將范堤各開春日便閉秋日方開平時水停沙漫河路填高一過西水驟臨縱放板洩水而來多去少數十萬頃之田已成巨浸是名為開壩以洩河塘之水轉似放水以泰東九邑為湖也夫泰東九邑西有民田東有場窰民田不能受漕堤諸開之水場窰亦不能受范堤諸開之水况范堤以東又有海潮設兩水相敵民窰性命攸關其害不止田庄者嘉慶十八年王家港與

十四

古河口曾經挑挖又將蚌蜒梓辛等河挑深數十里此舉未為不善但挑河所以備旱築堤方能束水况一孟之地難容二府之波又且王港等路新淤壅滯非善疏不能暢達即北路有蟒蛇河新洋港等地似可分行而上壩來源未閉田中現餘之水卒難盡洩當今治下河之法約有三策上策在永閉漕堤諸壩導洪水別尋去路縱旱澇宜備祇照往例日期開閉漕堤車邏等壩亦改建金門庶無滔天下注之虞中策在民田盡成堤岸凡水過之處皆造高圍造圍之土即取之河中則河深田高水早有備范堤之東再添海口以便分洩如此治法定無阻礙但以上二法非大為創改不能竣功漕堤諸壩現在籌畫洪湖之水使之江海各有去路如治有成效堤壩自可永閉於民田溝港各戶執業若盡聽官長督工未免有擾閭閻若聽業

自行承辦則人力不齊難以一律茲且就下策言之考漕堤諸開之東射陽一帶元朝曾為淮口昔周洽竹岡日記有欲濟下河須自漕堤開河築堤束水歸海之議王文通李書芸徐旭旦諸公有自涇河開渠築堤通海之議靳文襄有自高郵築堤通海之議今遵竹岡築堤束水之法參用王李與文襄諸公舊議築長堤二道一在高郵一在涇河其高郵之堤由車邏五里等壩經興化南至白駒門龍港入海中間所歷並無大湖阻隔施工較易若涇河由西安豐歷馬家蕩向東其中口面寬濶水底原難興工然由開口稍移向北過濶河由清溝鎮歷一林東溝從朦朧喻口等地至廟灣射陽湖入海抑或擇馬蕩淺處直行至射陽湖與高郵壩下分築長堤二道約高一丈五尺中開大河約寬數十丈其涇河開照車邏五里等制改為滾壩

十五

兩旁另置耳閘多設金門內用閘板水小則閉水大則放洪湖水發即可從此兩堤泉之入海但惜王李諸公祇言築堤一切動工之法俱未言及文襄欲築堤束水議論亦有未盡妥善處故喬公萊以四不可止之當時于勤恪湯文正亦同阻遏今權就四不可中逐一分別如喬云建築長堤其中不無毀民村落壞民隴畝今考文襄之議河面有一百五十丈自然有礙田畝茲則分為兩河即不必過於寬濶若隨寬就窄畧如石羊董溝等制縱民田阻隔給以官價即行讓出並無奈地損民之處喬云土鬆地薄挑挖難以成功今查與東等地土性堅實並不浮鬆即射陽舊制河面亦有數十餘丈若從舊址築起實無澎湃浩瀚之憂喬云堤高河濶潰決易受其害今則厚築坦坡深掘河槽凡過險處再加月壩違堤則水由地中並非駕空而